隱閒

虞初志

太平洋風雨錄 (廿三)(廿四)

㈦強有力之干涉　懺生

警署中連日發生此重大之事件。措置間頗覺爲難。緣檀島中僑寓之華人日人爲數無慮十萬。此時一一加以監視。勢所不能。惟全島警察偵探之力。以司警備。最多亦祇能使暗中之敵暫時停止活動。至於掃穴犂庭。捕諸間諜而置諸法。目前雖作此想。亦覺距成功之途甚遙遙也。是日午。警察總長鄧勤集諸警察署中重要職員會議。副探長左梨師力主華人暗助日本間諜之說。而鄧勤則期期不以爲然。以爲華日之間。相仇至深。靡論若何。必無合作之理。諸警員中。多有贊同左梨師之說者。既而侍者以一函入。鄧勤拆視。蓋爲一英文之函。譯其語意蓋曰。

昨夕之事。諸君或將疑吾人與彼日本間諜。有若干之牽連。茲爲鄧重聲明。吾黨與彼日本間諜實立於絕對敵之地位者也。吾黨業以哀的美頓書致於彼間諜中人。不許彼等更爲活動於此地。并須趨爲離去。彼等如不欲踐行。吾黨將予以嚴厲之干涉。屆時敬望君等勿從中撓吾事也。至於彼等間諜嘯聚之區厥在何地。恕吾黨不以奉告。良以此屬君等之事。吾黨不便越俎代庖。願君等努力以國家以保障人類之和平。此則本黨所至望期者也。美利堅之友。中國僑美仁俠黨敬白。

鄧勤讀畢。以授諸警員。人人讀之。咸舌橋不能下。左梨尤意沮。

未完

孔教創刊號

詩經大義　夢蝶

孔子又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則明言政治之事。且及於外交之事。授之以政不達。因爲其不懂人情世故也。王道不外人情。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性情純厚。而後達於政事。性情乖戾。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尙何政治之可言。詩之與政治關係。其出發点全在性情如此也。若夫專對。似於性情無關。實亦大有關。「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吉人與躁人。完全是性情關係。所謂寡者。非少之謂。乃中要之謂。所謂躁者。不祇急遽。亦多錯誤也。試讀左氏傳。觀春秋諸國卿大夫之交聘。其賦詩贈答。彬彬有禮者。與夫失儀見譏者。無不與其人平日之性情有關。詩教之關係外交有如此。

故合孔子之言而釋之。與觀羣怨。皆性情之事。事父事君。達政專對。亦性情之事。總括之則曰思無邪。申言之。即性情正也。性情正則其與也正。其觀也正。其羣也正。其怨也正。自事父以至事君。凡朋友交際無不以正。達政專對皆正。夫是之謂思無邪。今試舉與觀羣怨。以明詩義。

興之義爲動作。凡人有所動作。皆謂之興。然動作有善。有不善。有不善。有適宜。有不適宜。如何而能趨於善。如何而能使之適宜。則非通於詩義不可。故曰。「詩可以興」。反之。不通於詩義。則不可以興。今舉詩可以興之例。

未完

風雅壇

送黃鏡波君返粵　龔貞信

北美同遊已數年　談心促膝樂無邊
山濤阮籍交情厚　遽唱驪歌意黯然

其貳

星洲教遍又雲城　桃李栽成茂且榮
願祝平康歸嶺海　嘉猷發展奮鵬程

送黃鏡波先生歸國　文强女生黃銀彩

多年求學到程門　深感春風化雨恩
今日無端離別去　江干猶贈立身言

前題　文强女生葉美麗

喜得三秋立杏壇　靜聆訓誨幾忘餐
何堪汽笛催離別　目送揚帆渡碧瀾

前題　文强女生葉美嫻

遠離故國適他洲　教澤雲城瞬數秋
文强管教最誠心　桃李芳華羨滿林
我亦欣欣承雨露　鴻恩未識幾時酬
更有明言臨別贈　溫純雅意令人欽

其貳

江干握別兩依依　共祝吾師衣錦歸
淶綜漸散休惆悵　此日榮歸賦錦衣

贈黃鏡波先生東渡　文强學生惠慶

化雨深承智日開　江干握手總低徊
葉品三

只爲櫬薪遂伴行　牧童遙指壹橋橫

其貳

茶灶無烟冷若冰　黃梁未熟乏樵蒸
何須煖酒燒紅葉　縱有炎多「从戶」不足憑

其三

鄰家相約採松薪　棧道肩挑憐跋涉
生平慚愧最茅塞　莫奈今朝離別去

其四

背携兒女兩肩挑　薄晚未歸夫婿急
入山曉趁曙微明　洞口雲深迷去路

侍女私奔

相逢悅己不相聞　面目緣慳思萬種
莫解癡情獨愛君　腰肢瘦却減三分
爲郎憔悴腸將斷　惹妾愁懷心似焚
欲得肌膚朝夕近　奚嫌紅拂畏人云

客途縱筆　鄭堯廷

抵掌而談天下間　歲華未忍頹鴻鵠
舊游翻自憶南環　襟抱奚容與鶴閒
縱酒放歌黃仲則　圍棋消遣謝東山
壹日成名譽滿寰　馬周潦倒懼誰識

洪門新生命　洪人急宜促成之

(洪)(擊)香港公報是

孔子之言詩。其出發点全在性情。而其歸宿点則在政治。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之與政治關係。可謂至深且切。而其關係之樞紐。則在性情。

詩之爲用。在能感人。而其感人之深淺。則視其性情之眞僞。與其性情之厚薄。而其表現之方式。則有直接間接之分。直接者。即詩人之性情。直接表現於詩中。間接者。即詩人之性情。間接表現於詩中。

詩人之性情。直接表現於詩中者。如屈原之忠君愛國。陶潛之高風亮節。杜甫之憂國憂民。白居易之悲天憫人。蘇軾之曠達超脫。李商隱之纏綿悱惻。皆其性情之眞。流露於詩中。讀其詩。即可知其人。

詩人之性情。間接表現於詩中者。如曹操之詩。表現其雄才大略。劉邦之詩。表現其豪邁不羈。項羽之詩。表現其悲壯慷慨。皆其性情之一面。間接表現於詩中。

詩之感人。其力量之大。有時甚於政治。有時甚於宗教。有時甚於哲學。有時甚於科學。蓋詩之感人。直接訴諸人之性情。而政治宗教哲學科學。則須經過理智之判斷。故詩之感人。有時反較其他爲速。

詩之感人。既如此其速。其力量又如此其大。故古人論詩。每重其興。興者。感發意志之謂也。詩之興。即詩之感人也。

詩之興。即詩之感人。故詩人作詩。必須有感而發。無感而發。則詩不興。詩不興。則詩人之性情。不能表現於詩中。讀者之性情。亦不能感於詩